

責任編輯：魯冰

201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謝君豪自言對於飾演的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朱慧恩攝



有一部舞台劇和電影叫《南海十三郎》，有個角色叫“十三郎”，男主角叫謝君豪；而香港有個著名的舞台劇演員，他叫謝君豪，提起他，人們自然想起是“十三郎”。1997年憑同名電影奪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使原本屬於舞台的謝君豪跳到銀幕上。當年有影帝名銜的加持，理應順風順水，但多年謝君豪彷彿是與世無爭。謝君豪不愛名利？“不要當我是世外高人”；十三郎與謝君豪被劃上等號？“不錯啊，多謝！”“這麼多年來，不論是什麼類型的戲，我創造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這一點是令我挺滿意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片由香港電台提供

謝君豪的戲路很闊，除了“十三郎”外，對記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電視劇中飾演過一名對下屬很嚴厲的設計師及一個變態的議員，現實中的他又是怎樣呢？對此，我特意在訪問前向認識他的人打聽一番，答案幾乎一致：“無架子”、“好好人”。訪問相約在學校裡，記者早到少許，謝君豪僅比記者遲一步，入到房後，他坐下來便笑對記者說：“怎麼樣，想問什麼啊？”倒是令記者有點不知所措。這些年謝君豪多在內地發展，偶然回港演舞台劇，或客串電影。“好好先生”多年來與緋聞絕緣，也許不完全是娛樂圈中人，他曝光率也不算極高，“謝君豪很難接近？”記者打趣問。“你們不是接近過來了嗎！哈哈！”他說。

尊重每位演員

目前謝君豪主力在內地拍劇，偶爾又會回香港演出，像2015年與劉嘉玲及梁家輝合演《杜老誌》，今年又會演出《小城風光》，擔演“舞台監督”一角。縱然對舞台有深厚的情意結，多年來謝君豪還是橫跨舞台劇、電影、電視，三個角色轉換自如，本來憑着影帝的光環，要“食住個勢上”，紅遍兩岸三地，是很正常的，可是他卻選擇回內地發展。“演員到何地發展，於我而言是隨緣吧，我認為演員是很開放的，有時也很被動。”最近，香港電台的節目《光影無限Like—電影》將於10月起播放“許鞍華特輯”，謝君豪受邀口述由許鞍華執導、於1990年上映的《客途秋恨》。雖然謝君豪首次口述電影，但他坦言很快便投入感情，“對於我而言，那些年回內地發展，也是人在客途中。當時回內地發展，不諳普通話，萬事起頭難，感覺就如《客途秋恨》中的那樣。”

多年來，謝君豪演繹過不同類型的角色，宜古宜今，亦忠亦奸，對於接拍角色，他還是忠於一個原則——“最重要令自己心動”。“如果連我自己都不能打動，又如何打動觀眾呢？最起碼自己要覺得過癮又有興趣吧！如果連自己都無興趣，我一定無法投入把角色演好。”縱然是演藝界的前輩，直到現在，謝君豪坦言與演員演“對手”

戲時，仍十分尊重和相信對方。“演員與演員之間是平等的，他是你的‘對手’，你要相信他，接受他，世上無完人，若你不信對方，就是你做得不好。”如此資深的演員仍能保持謙遜，是十分可貴的。“只有相信對方，彼此才能擦出火花，無論對方多糟糕，你也要覺他好。”訪談過程中，謝君豪很愛說笑，但說到這裡，他很嚴肅。

不強求名利

與謝君豪交談，話題還是離不開“十三郎”。演過無數角色，“十三郎”是謝君豪最喜歡的嗎？這問題想必被問過很多遍了。回答時，他沉默了數秒，換掉“喜歡”二字，答道：“最重要的還是‘十三郎’。”在《南海十三郎》中，有這樣一幕：當時“十三郎”故意氣走愛徒“唐滌生”時，說了一句話：“你成日想成名，怎麼能寫得出好劇本？”劇中的“唐滌生”固然不貪圖名利，現實中的“十三郎”，會視名利如浮雲，還是如泰山？

“我不是世外高人，我不會說自己看淡名利，成名挺好，然而我認為這都是額外的。很少人夠膽說自己視名利如浮雲，但你要明白到名與利不是必然擁有的。”劇中的“十三郎”由炙手可熱的編劇，最後落得如此下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嗎？“看你由什麼角度出發，有時是社會造成，有時是自己造成，像‘十三郎’，只要他順別人意寫些東西，他就不會無飯開，因為他擇善固執，才碰釘子。”那謝君豪呢，也擇善固執嗎？這次回答時，謝君豪想得更多，然後配以一個情感略複雜的輕笑：“大原則是吧！小原則來說我無‘十三郎’般執着，否則我已經傻了。我想骨子裡或多或少有這種性格，否則也演不了這個角色，像杜國威先生，他骨子裡也肯定有這種特質，否則他也寫不了這個劇本。”

《南海十三郎》於1993年首演，及後又再重演，劇中的“梅仙”已不只是蘇玉華飾演過，而“唐滌生”也由首演的李偉英換到後來重演的潘燦良，唯獨“十三郎”卻依然是謝君豪。多年來，“十三郎”這個印象，早已深入人心，這一

角亦彷彿成了一座難以跨越的大山。“作為一個演員，能有一個角色被人提起，不錯了。觀眾會認為我與這個角色劃上等號，事實上我還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只是‘十三郎’的知名度特別高而已。”現實中，謝君豪既尊重與自己演對手戲的演員，也很尊重自己演的每一個角色。“演員的工作就是創造不同的人物，觀眾認為我與‘十三郎’等同，是歸功於角色塑造成功，事實上，我覺得自己每一個角色都成功，對我而言，我不要求每個角色都像‘十三郎’般爆燈，最起碼這麼多年來，不論哪一套戲，我創造的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一套想法，我能做到這一點，也是我對自己挺滿意的地方。”

依不同情況處理“眼鏡”

在舞台與影視圈中默默奮鬥二十載，如今的謝君豪，也走過了一半人生，眼前的他，消瘦了，臉龐多了點歲月的痕跡，唯獨那雙深邃的眼睛依舊迷人——深得彷彿用刀子刻出來的雙眼皮，柔和的目光摻雜半點惺忪、半點迷離。《南海十三郎》中“十三郎”戴的是那種圓框的眼鏡，無獨有偶，現實中的謝君豪也常常戴類似款式的眼鏡，或許是出於個人的喜愛，又或許是出於一份對“十三郎”的情意結。

早在數年前《南海十三郎》重演時，他便對劇中“十三郎”對眼鏡的處理解釋了一番。“當年十三郎深愛的女人說他的眼鏡好看，他便執意戴着，到後來流落街頭了，他戴着那副一邊有鏡片一邊無鏡片的眼鏡，想看清世界時便用有玻璃的一邊，不想看時便用沒玻璃的一邊，而是次到劇情終結時處理的手法則是由以往死也戴眼鏡，到今次索性把眼鏡丟掉，他不再執着，看透一切。”“十三郎”隨年歲增長，他看開了。現實中的謝君豪，面對人生高低起伏，他是如何處理自己的那副“眼鏡”？“我想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需要吧，如果我真的能瀟灑地完全把‘眼鏡’脫下，那我應該成佛了。一個人肯定有自身的弱點，會有心魔，有時人是很軟弱的，現實中，我有時依然是固執地戴起眼鏡，有時則假意戴一邊吧，有時也會丟掉，人就是這樣啦！”

我 謝君豪 一直尊重每個角色

擇善固執 堅守原則



■謝君豪受邀為香港電台《光影無限Like—電影》的“許鞍華特輯”口述電影《客途秋恨》。